

也談高一志《達道紀言》底本問題¹

楊俊杰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作喜用西方之金句、格言、掌故，涉及古代（希臘羅馬）、中古，也涉及近世文藝復興時代，幾可謂旁徵博引。其中較有代表性且受較多關注的，有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交友論》、《畸人十篇》，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8-1640）《譬學》、《達道紀言》，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迷友篇》等。獲贈「泰西儒士」、「西來孔子」等美譽，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關聯着他們在著作裏以旁徵博引的形式披露豐富西學知識的做法。可是，旁徵博引並不意味着他們讀過極多西學典籍。讚譽他們的西學知識，或需戒慎，輕易不可過度推擴。旁徵博引之中的那些西學知識，很有可能依託一些「金句集」、「格言集」或者「掌故彙編」。

掌故彙編類作品與耶穌士傳教士中文著作之間的這種淵源，國內外學界也已形成較為明確的認識。以利瑪竇《交友論》而言，有學者指出「從早年的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方豪到近期的米尼尼（Filippo Mignini）與畢墨惜（Timothy Billings）等中西論者，無不認為《交友論》一百條，多數所本乃葡萄牙耶穌會士萊申特（André de

1. 感謝香港道風基金資助。二〇一四年一月至三月訪問香港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二〇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訪問牛津大學聖班奈學院（St Benet's Hall, Oxford University），得以查閱所需諸多材料。

Resende, 1498-1573) 編《金言與證道故事》(*Sententiae et exempla*) 集中論友誼的部分」。²就高一志《譬學》而言，也已經有學者指出這本西方名人名言集的編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的掌故彙編類作品，以及其他以伊拉斯謨為基礎擴充、修訂而出現的掌故彙編類作品——尤其是呂科斯特涅(Conrad Lycosthenes, 1518-1561)的掌故彙編類作品。³這裏擬接續此種看待耶穌會傳教士漢文著作旁徵博引現象的思路，以高一志《達道紀言》為研究對象略作說明，對《達道紀言》底本問題進行探討。

關於高一志《達道紀言》(1636)底本問題，國內學界近年來其實有過一次討論，關乎其中一則歐里庇得斯(Euripides)「世說」——《達道紀言》寫作形式近乎《世說新語》，儼然是一部「世說」型的西方名人故事集。⁴高一志編寫這本名人故事集，直接目的之一是讓熟悉中國傳統掌故與典故的讀書人對西方「人文」產生興趣，並在交談或者寫作時使用以增添說服力或文采。⁵它由五個部分構成，分別涉及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統共三百五十六則「世說」。這則歐里庇得斯「世說」，

-
2.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4。
 3. 金文兵，《高一志與明末西學東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頁82-94。
 4. 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134。
 5. 梅謙立，〈晚明的西方修辭學和話語團體的形成：以《達道紀言》為個案〉，載劉小楓、陳少明編，《柏拉圖的真偽》(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232。或可以第一部分「君臣」第11條(I.11)為例：「色擲加諫王曰：王欲民眾服聽其命，先須自聽天命。理主於王，而王不主於眾者，未之有。」這是古羅馬哲學家、政治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4BC-AD65)一段著名的話，追究起來最終根源於塞涅卡寫給友人的信。塞涅卡的原話大意是「你如果想讓萬事萬物受你的統管，你就得讓你受理性的統管：你要統治很多很多的人了，如果統治你的是理性」(si vis omnia tibi subejicere, te subjice rationi: multos reges, si te ratio rexerit)。塞內加的目的是讚美哲學，讚美「理」(ratio)。語句涉及「統管」(有 subejicere, subjice)、「統治」(有 reges, rexerit)，高一志便發揮成「諫王」，彷彿塞涅卡是在陳述為人君之道。而如此發揮，或也有助當時士人接受。

乃是第三部分第十九條（III. 19）。討論規模極小，罕有他人予以留意，然而並非沒有可供回味之處。

《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的歐里庇得斯「世說」，原本見於普魯塔克（Plutarch）著作，所以也應該首先假設說，高一志寫作該世說，即以普魯塔克為參考。可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高一志之所述與普魯塔克有較明顯的出入。所以有學者指出高一志所依據者，當是埃利安（Aelian）而非普魯塔克，更非近乎與普魯塔克同時生活在公元一世紀後半葉的緹翁（Aelius Theon）。⁶可是，細加分辨還可看到，高一志之所述與埃利安仍有出入。這究竟是高一志自作變易，還是另有所本——非本於普魯塔克，亦非本於埃利安——便是一個需要提出並值得進一步分辨的問題。以下將嘗試指出，解答這問題必定要聚焦於掌故彙編類作品。

一、「春華秋實」疑團

《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歐里彼德，古名詩人，甚敬慕一賢而長者。或問其故，答曰：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惟老之秋多垂美果，豈可不敬？」⁷——作為一則關於古希臘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的「世說」，實以歐里庇得斯對另一悲劇詩人阿伽通（Agathon）的「敬慕」為主題。敬慕是一個意味略顯含混的用詞，可以專指一般意義上的友愛或者敬愛，那種借「仰慕」之名而對「愛慕」之實進行雅飾的敬慕。但對最早論及此雋語趣事的普魯塔克（Plutarch）而言，歐里庇得斯對阿伽通懷有的情感，並非單純的友愛或者敬愛，而就是鮮明地具有情欲特點的愛

6. 張治，〈《達道紀言》與歐里庇得斯〉，載《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3年4月21日第五版。參看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修訂版）》，頁137-138。

7. 吳相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台北：學生書局，1972），頁713。

慕（這裏將 Amor 或者 eros 譯作愛慕）。阿伽通年齡方面已不再青春，歐里庇得斯依然愛慕、愛戀，並對質疑進行回敬。

歐里庇得斯愛慕阿伽通的故事儼然是普魯塔克很願意使用的素材，在普魯塔克的著作裏一共出現三次。其一，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Regum et imperatorum apophthegmata*）寫到，⁸歐里庇得斯在會飲時擁抱「美麗的留有鬍鬚的阿伽通」（*Ἀγάθωνα τὸν καλὸν [...] ἤδη γενειῶντα*），並表現出一種愛慕式的「親熱」（*καταφιλοῦντος*），這時國王阿刻勞斯（Archelaus）「就對朋友們說：你們就不要驚訝了，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177A-B）。⁹在普魯塔克這裏，說出「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這句話的，竟然並非歐里庇得斯，而是馬其頓國王阿刻勞斯。

其二，普魯塔克《阿爾基比亞德斯傳》（*Alcibiades*）在沒有交待會飲語境，也沒有提到阿伽通名字的情形下，以一種近乎直截了當的方式使歐里庇得斯成為「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這句話的主人——「儘管歐里庇得斯所說的話『所有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麗的』（*πάντων τῶν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καλὸν ἐστίν*）是不對的，但阿爾基比亞德斯以及其他很少幾個人在體型和美貌方面，倒確實

8. 普魯塔克的著作均以希臘語寫成，但其中許多著作學界通常都是用拉丁語的題目來稱謂。此乃學術慣例，一如希臘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的名篇《俄狄浦斯王》通常都以拉丁語題目 *Oedipus Tyrannus* 來稱謂。

9. Plutarch: *Moralia III* (trans. Frank Cole Babbitt;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38-41: τοῦ δὲ Εὐριπίδου τὸν καλὸν Ἀγάθωνα περιλαμβάνοντος ἐν τῷ συμποσίῳ καὶ καταφιλοῦντος ἤδη γενειῶντα, πρὸς τοὺς φίλους εἶπε, 'μὴ θαυμάσητε: τῶν γὰρ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καλὸν ἐστίν. 歐里庇得斯引導一個屬格獨立式（Genetiv Absolute），並且是屬格獨立式的主語。主句的主語便不可能是歐里庇得斯，而只能是國王阿刻勞斯。

是這樣的」。¹⁰不難留意到，歐里庇得斯的回敬在普魯塔克這裏缺乏「世說」性質，就連「回敬」的意味也難覓蹤影。

其三，普魯塔克在《論愛慕》（*Amatorius*）裏指出（770C），歐里庇得斯在擁抱、親吻「美麗的留有鬍鬚的阿伽通」（*Αγάθωνα τὸν καλὸν ἤδη γενειῶντα*）的時候說，「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麗的（*ὅτι τῶν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¹¹很顯然，如果一定要在普魯塔克與高一志《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之間建立連接，那麼最多只有《論愛慕》所作呈現才有可能。然而，倘若首先假設高一志《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之為譯述，與底本不應有太多出入（至於以「敬慕」譯「擁抱與親吻」，雖屬「叛逆」，但仍可接受），則仍有理由推斷說，普魯塔克《論愛慕》這些文字不可能是高一志《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的底本。

首先，就關鍵句而言，「惟老之秋多垂美果」與「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之間只有一種勉強的相稱性。其次，即使承認「惟老之秋多垂美果」對應「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依然是普魯塔克《論敬慕》、《名王名將嘉言錄》《阿爾基比亞德比傳》等作品裏面都沒有的內容。再次，高一志所說

10. Plutarch, *Lives. IV* (trans.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p. 4-5: οὐ γάρ, ὡς Εὐριπίδης ἔλεγε, πάντων τῶν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καλὸν ἐστίν, ἀλλὰ τοῦτο Ἀλκιβιάδῃ μετ' ὀλίγων ἄλλων δι' εὐφυΐαν καὶ ἀρετὴν σώματος ὑπῆρξε.

11. Plutarch, *Moralia IX* (trans. E.L. Minar et al.;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434-435: τὰ δ' ὑπ' Εὐριπίδου ῥηθέντ' ἐστὶ κομψά: ἔφη γάρ Ἀγάθωνα τὸν καλὸν ἤδη γενειῶντα περιβάλλον καὶ κατασπαζόμενος, ὅτι τῶν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需要說明的是，τῶν καλῶ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是一個省略句，字面上原本只是「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透過上下文語境來看，可以補充為「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麗的」，——也有編本索性添上 καλὸν，改成 τῶν καλῶν καλὸν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

的「或問其故」，普魯塔克這些作品也沒有與之相稱者。普魯塔克在把「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歸給歐里庇得斯的那些地方，都只是單純地對歐里庇得斯所說的話進行展示，未曾提到有甚麼人對歐里庇得斯愛慕、親吻已經不再青春的阿伽通感到詫異或者詢問原因。

在普魯塔克的著作不太可能被當成《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底本的情形下，便很自然地要轉向埃利安（Claudius Aelianus）《掌故叢編》（*Varia Historia*）。《掌故叢編》第十三卷第四節寫到，歐里庇得斯在會飲的場合裏與阿伽通「擁抱、親熱」，「阿伽通大概已經四十歲」（*τεσσαράκονα ἐτῶν που γεγονότα*），然後「阿刻勞斯王問，對他（按：歐里庇得斯）來說他（按：阿伽通）現在（這年紀）仍然可以做被愛慕的對象麼」（*τοῦ δὲ Ἀρχελάου πυθομένου εἰ καὶ νῦν ἔτι ἐρώμενος αὐτῷ δοκεῖ εἶναι*），歐里庇得斯便回答說，「可以，宙斯（在上）啊，美麗人兒們的春天是最美麗的，（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最美麗的）」（*ἀπεκρίνατο: ναί, μὰ Δία: οὐ γὰρ μόνον τὸ ἔαρ τῶν καλῶν κάλλιστον, ἀλλὰ καὶ τὸ μετόπωρον*）¹²

很明顯，在埃利安所講述的歐里庇得斯愛慕阿伽通的「世說」裏，除了有歐里庇得斯與阿伽通以外，還有「或問其故」的阿刻勞斯國王。而且那裏既有「秋天」，也有「春天」。然而很容易又可發現，埃利安筆下的「美麗人兒們的春天是最美麗的，（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最

12. Aelian, *Historical Miscellany* (trans. N.G. Wils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20-421. 在埃利安《掌故叢編》拉丁語版本裏，De Euripide in conuiuio inebriato 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希臘語版本卷十三，第4節相對應，且沒有甚麼不同。參看 Claudius Aelianus, *Aeliani De varia historia, libri XIII*, Lyon (Lugdunum): Jean Toumes (Ioan. Tornaesius), 1567), 220: Deinde proxime sibi assidentem Agathonem Tragicum poetam complexus et exosculatus est, annos circiter quadraginta natum. Agesilao interrogante, num adhuc in deliciis habendus videretur? Respondens, Per Iouem, inquit, omnino. Non enim ver solum est bonorum optimum, verumetiam autumnus. °

美麗的)」，與高一志所說的「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惟老之秋多垂美果，豈可不敬」並不完全相稱。「花」「果（實）」等關鍵詞，並沒有出現在埃利安那裏。倘仍要堅持假設認為高一志《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之為譯述不應與底本有太多出入，則恐怕既要放下普魯塔克，也要放下埃利安，而另外尋找底本。優先值得考慮的，便是諸多「掌故彙編」。倘掌故彙編類作品擇其要者，同樣也沒有與「花」、「果」等關鍵詞相稱者，方可改弦更張而另作假設——大概要假定高一志（及中文助手）在翻譯方面出現了「創造性叛逆」（*trahison créatrice*）。

二、回到呂科斯特涅

最著名的掌故彙編，當屬文藝復興時期著名人物伊拉斯謨所編寫者。要考察掌故彙編類作品與高一志《達道紀言》，乃至更籠統地考察其與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述之間淵源，自然要首先想到伊拉斯謨。可是，耶穌會傳教士——包括高一志在內，原則上不太可能會採用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在十六世紀六〇年代，「反伊拉斯謨」的思潮在西班牙、意大利已呈洶湧之勢。一五七五年，耶穌會甚至明確禁用伊拉斯謨著作。¹³問題也就隨之而來：若研究者們發現在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作與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應性，宜如何解決？

解決之道不外乎兩種。其一，將對應性的存在判定為，（儘管有禁令）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作相關內容實際還是以伊拉斯謨為依據。其二，把這種對應性看作是一種虛假的對應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把這種對應性看成是另一種

13. Terence O'Reilly, "Erasmus, Ignatius Loyola, and Orthodoxy",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30 (1979), p. 118: "In the 1560s anti-Erasmian feeling was strong in Italy and Spain. In 1575 the use of Erasmus's works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in the Society."

真實的對應性的投影。看似是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作與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應性，實則是耶穌會傳教士中文著作與別人編寫的掌故彙編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應性。只是由於別人編寫的掌故彙編與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在（確實可以想見）有些內容上高度相近，故容易使人產生錯覺而誤以為與伊拉斯謨有淵源。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對利瑪竇《交友論》進行研究時，其選擇的解決辦法正更接近於前一種。史景遷由於從《交友論》裏找見了一些在伊拉斯謨那裏大概也可以找見的內容，便隱約感覺到了問題的存在——伊拉斯謨「曾受到羅耀拉·依納爵（Ignatius Loyola）的嚴厲批評；在十六世紀後期，他的著作在耶穌會士的眼中是不健康的」。史景遷對伊拉斯謨（編寫）的「語錄」或掌故彙編作品，同伊拉斯謨的其他作品進行切割——「利瑪竇願意引用伊拉斯謨的著作說明，他儘可能地在更大範圍內引用有意義的語錄，而不是僅僅限於那些正規的著作」。¹⁴換言之，利瑪竇引用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類作品，或許並不算違反禁條，不過是在邊緣遊走而已。

金文兵在研究高一志《譬學》時，則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存在，並明確地提供了解答，且是剛才提到的第二種解決辦法。儘管金文兵教授（或是囿於篇幅所限）只是籠統地作了談論，並未結合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圍繞高一志《譬學》作更一步探究，但他的研究進路已清晰地得到呈現。在他看來，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類作品是包括高一志在內的耶穌會士們不能借鑑的，但以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類作品為基礎，擴充、修訂而出現的其

14. 史景遷著，陳恒、梅義征譯，《利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頁205。

他掌故彙編類作品，尤其是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類作品，則是耶穌會願意接受並廣泛使用的。¹⁵

相對而言，這裏更傾向採納金文兵的解決辦法，並將之運用於對高一志《達道紀言》的剖析之中。首先來看剛才所談的《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在呂科斯特尼編寫的掌故彙編裏，歐里庇得斯與阿伽通故事的內容是，「阿刻勞斯國王給他的朋友們準備了一場豐盛的會飲，歐里庇得斯總是挨着他那位被（他）照顧的當時年紀（已經比較）大的悲劇詩人阿伽通，說着許多愛慕（的話），（所以）阿刻勞斯就問：年紀大的人也可以是被愛戀的（對象）麼？他（按：歐里庇得斯）就說：憑宙斯起誓！最好的東西不只在春天是最好的，到了秋天也是。青春的時節固然可以開出美妙的花，卻都只是在枝頭，而更老的年紀如秋天，是最成熟的時節。出自埃利安《掌故叢編》第十三卷」。¹⁶

不難看出，呂科斯特涅編寫的內容與《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歐里彼德，古名詩人，甚敬慕一賢而長者。或問其故，答曰：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惟老之秋多垂美果，豈可不敬？」較為契合。抑或謹慎言之，與普魯塔克或者埃利安相比，呂科斯特涅編寫的內容與《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是更加契合的。「青春的時節固然可以開出美妙的花，卻都只是在枝頭，而更老的年紀如秋天，是最成熟的時節」（*Comparat autem*

15. 參看金文兵，《高一志與明末西學東傳研究》，頁 82-94。

16. 原文是 *Archelaus rex opiparum lautumque conuiuium amicis suis parauerat, cumque in eo conuiuio Euripides proxime sibi assidentem Agathonem tragicum poetam iam senem, se plurimum amare diceret, Agesilao interrogate cur amandus esset homo senex? Per Iouem, inquit, Ver non solum est bonorum optimum, verum etiam autumnus. Comparat autem florentem iuuentutem verno tempori, quo omnia sunt in herba: senectutem autem autumnu, faecundissimo. Aelianus libr. 13. de Varia historia. 參看 Conrad Lycosthenes, *Apophthegmatum ex optimis utriusque linguae scriptoribus* (Lyon: Ioannem Frellonium, 1556), 981。以下簡稱 Lycosthenes 1556。*

florentem iuventutem verno tempore, quo omnia sunt in herba: senectutem autem autumnno, faecundissimo) , 恰能與「幼之春多發美花，猶未結實。惟老之秋多垂美果」相稱。敬慕縱是雅飾之語，「賢而長者」抑或還有「或問其故」卻已均有可與之對應者。

至此則不妨再來看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其與第三部分第十九條相對應的內容如下：Quum Euripides in couiuo formosum illum Agathonem amplecteretur deosculareturq; cui iam barba prouenire coeperat: *Archelaus amicis dixit: Ne miremini: nam pulchrorum etiam autumnus pulcher est. Ciuilitur excusauit amicum apud amicos*。¹⁷很顯然，內容與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的內容高度一致，「美麗人兒們的秋天也是美的」（nam pulchrorum etiam autumnus pulcher est）那句話的主人同樣也是阿刻勞斯國王（所謂 Archelaus amicis dixit），而非歐里庇得斯。這也清楚地表明，《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不可能來自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

三、希耶羅的反問

以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為底本，不只可以初步解決《達道紀言》第三部分第十九條的底本問題，還能夠有效地解決《達道紀言》另外一個同樣容易帶來困擾的問題，那就是《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V.117）的「反問」疑團。《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語涉希臘詩人、哲學家克塞諾芬尼（Xenophanes）：「詩士實諾，每謗古詩名士，而以己為大也。一日，對賢訴其窮乏，不

17. Erasmus, *Apophthegmatum, sive scite dictorum Libri Sex* (Lyon: Gryphus, 1531), 327。以下簡稱 Erasmus 1531。

能給二僕。賢責之曰：汝所謗阿哩汝，死後猶足食二千人，而汝猶未足供其二，乃何以大焉？」¹⁸像第三部分第十九條一樣，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也是漢語學界近年來特別予以關注的一則「世說」。李爽學敏銳地指出，阿哩（汝）就是荷馬，荷馬的名字英文是 Homer，拉丁語是 Homerus，「汝」即-rus。¹⁹這裏關注的問題，則是「阿哩汝」所從屬的整個「反問」究竟從何而來。

與哲學家克塞諾芬尼交談，又對這位哲學家進行譴責的「賢」者，其實是敘拉古的僭主希耶羅（Hiero）。晚明耶穌會士中文著述裏的希臘僭主，有時候被徑直稱作「虐王」，比如衛匡國提到「昔有虐王氏阿尼」，²⁰但也經常改稱為「賢」者、「達」者。利瑪竇《畸人十篇》講「伊索市舌」的故事，稱僭主克桑圖斯（Xanthus）是「時之聞人先達」。²¹高一志這裏對「僭主」希耶羅所作處理亦如是。關於克塞諾芬尼與僭主希耶羅的這番交談，最經典的記述自然還是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科洛豐的塞諾芬尼說他恐怕養活不起兩個僕人了，他（按：希耶羅）就說：可荷馬，他是你瞧不上的，他養活了上萬人，在他早已不在人世以後」（175C）。²²

克塞諾芬尼與僭主希耶羅的這個故事，內容並不複雜。克塞諾芬尼一直都瞧不起荷馬，結果被僭主希耶羅逮住機會嘲諷一番。有學者以為，克塞諾芬尼所說的「養活」是實指，就是指克塞諾芬尼要「供養」兩個僕人，而希耶

18. 吳相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頁 752。

19. 李爽學，〈阿哩原來是荷馬！——明清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7（2012），頁 249。

20. 吳相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頁 50。

21. 利瑪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朱維鈺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466。

22. Plutarch, *Moralia III*, 28-29: πρὸς δὲ Ξενοφάνην τὸν Κολοφώνιον εἰπόντα μόλις οἰκέτας δύο τρέφειν, ἄλλ' Ὅμηρος, εἶπεν, ὄν σὺ διασύρεις, πλείονας ἢ μυρίου τρέφει τεθνηκόσ.

羅所說的荷馬「養活」則是虛指，指荷馬的「精神」仍在滋潤着成千上萬的人。²³這種解釋恐怕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所謂荷馬「養活」，同樣也可以是實指。畢竟，也確實可能有成千上萬的「吟誦人」（所謂 *Rhapsoden*），單靠吟誦荷馬的詩篇而過活。²⁴「吟誦人」甚至還有可能依靠荷馬而過着上好的生活，柏拉圖筆下的伊安便是如此：備享榮光、神形得意的「吟誦人」伊安，倘非被蘇格拉底的溢美之言打動，大概是不會駐足停留，與蘇格拉底交談的。²⁵

不難看到，普魯塔克的敘述與《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存在着一個明顯不對應之處。在普魯塔克那裏，希耶羅的「譴責」並不是反問句。在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裏，正好有這個故事，並注明出處是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又在後面給希耶羅的「譴責」加上一個反問句，並添加編寫者的一句評語：「既然科洛豐的克塞諾芬尼說他恐怕養活不起兩個僕人了，他（按：指希耶羅）就說：可荷馬，這是你瞧不上的，在他早已不在人世以後，養活了上萬人，而你，既然被認為是比他更有學識的，又還健在，居然養活不了兩個？（哦）在那樣的時代裏，就已經有一些人通過貶低重要人物的作品而得到榮耀。出自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²⁶在普魯塔克的基礎上添加反問句，使僭主的譏諷之意變得生動而躍然紙上。

23. Barbara Graziosi, *Inventing Homer: The Early Reception of Ep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0.

24. G.W. Nitzsch,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pischen Poesie der Griechen* (Leipzig: B.G. Teubner, 1862), p. 402.

25. Alan Bloom,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Ion*",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 (1970), pp. 43-44.

26. Lycosthenes 1556, 663: Xenophonon Colophonio de paupertate sua querenti, quod aegre duos aleret famulos: At Homerus, inquit, quem tu carpis, etiam mortuus alit plusquam decem hominum milia: et tu, qui vis illo videri doctior, vnus non alis duos? Erant illis quoque temporibus, qui carpendis illustrium virorum operibus gloriam aucuparentur. Plutarc. In *Rgum apophthegma*. 需要指出的是，同樣在一五五六年版呂科斯特涅掌故彙編裏，還

然而，呂科斯特涅所講述的故事，與《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之間仍有不對應的地方。在高一志那裏，哲學家克塞諾芬尼先是「每謗古詩名士，而以己為大也」，然後才是「對賢訴其窮乏，不能給二僕」。在呂科斯特涅那裏，哲學家克塞諾芬尼則是直接抱怨說「恐怕養活不起兩個僕人」，至於「謗」或「瞧不上」荷馬，則由僭主希耶羅提起。那麼，高一志克何以會把克塞諾芬尼描述為「每謗古詩名士」，這種描述是不是有底本方面的依據，便又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此外，呂科斯特涅添加的評論——「在那樣的時代裏，就已經有一些人通過貶低重要人物的作品而得到榮耀」，²⁷也沒有出現在高一志那裏。這究竟是高一志刻意忽略，還是底本方面有須進一步考察之處，則又是一個問題。

有趣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出人意料的是），在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裏還有一則「世說」，也是在對克塞諾芬尼與希耶羅的這番交談進行呈現。內容大致相同，拉丁語的語言文字卻有了大變化：「在詩人科洛豐的克塞諾

有一則「世說」與之幾乎完全相同，——不過是前面多一句關於僭主希耶羅的介紹而已（這裏標以斜體）。參看 Lycosthenes 1556, 139: *Hieron, qui Geloni successit, Xenophanon Colophonio de paupertate sua querenti, quod aegre duos aleret famulos: At Homerus, inquit, quem tu carpis, etiam mortuus alit plusquam decem hominum milia: et tu, qui vis illo videri doctior, vnus non alis duos? Erant illis quoque temporibus, qui carpendis illustrium virorum operibus gloriam aucuparentur. Plutarc. In Rgum apophthegma.*

27. 伊拉斯謨編寫的掌故彙編也有這個故事，並且拉丁語的語言文字內容與呂科斯特涅所編寫者（這裏所指者，係一五五六年版第 663 頁所載）完全相同（幾乎一字不差！），不過是沒有注明出處是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而已——參看 Erasmus 1531, 319: *Xenophani Colophonio de paupertate sua quaerenti, quod aegre duos aleret famulos. At Homerus, inquit, quem tu carpis, etiam mortuus alit plusquam decem hominum milia, et tu qui vis illo uideri doctior, vnus non alis duos? Erant illis quoque temporibus qui carpendis illustrium virorum operibus gloria(m) aucuparentur.* 伊拉斯謨掌故彙編最近已有完整英譯，即伊拉斯謨全集第三十七、三十八卷。這則「世說」的英譯，收錄在第三十八卷裏，編號是掌故彙編第五卷第五十二條。參看 Erasmus,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37-38 Apophthegmata*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Betty I. Knott and Elaine Fant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4), p. 471。

芬尼對荷馬進行損毀的時候，他（按：希耶羅）就問他（按：克塞諾芬尼）有幾個僕人。他（按：克塞諾芬尼）回答說有兩個僕人，而且幾乎要養不起他們了。然後希耶羅就問：難道你不覺得慚愧麼，居然敢損毀荷馬，他雖然死了，卻還在養活上萬人？馬克西姆斯講道第 17。」²⁸出處不是普魯塔克《名王名將嘉言錄》，而是懺悔者馬克西姆斯（Maximus the Confessor/S. Maximi confessoris, 580-662）的講道，文字不同便是可以理解之事。

呂科斯特涅從懺悔者馬克西姆斯那裏選來的這一「世說」，與《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高度契合，尤其是克塞諾芬尼「對詩人荷馬進行損毀」與「每謗古詩名士」相稱，且以希耶羅的反問句結束，反問句之後沒有出現評論性的內容。所以有理由假設認為，呂科斯特涅掌故彙編裏這一內容就是《達道紀言》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的底本。

四、結語

以上通過考察漢語學界較為熟悉的《達道紀言》「世說」兩則，即第三部分第十九條與第五部分第一一七條，

28. Lycosthenes 1556, 281: Cum Xenophanes Colophonius poeta Homerum vituperaret, quot famulos haberet, interrogavit: cumque is se duos habere respondisset, eosque vix alere posse: tum Hieron, Non te pudet, inquit, Homerum vituperare, qui defunctus etiam amplius quam decem millia nutrit? Maxim. Serm. 17. 懺悔者馬克西姆斯的文字是 *Hieron Siculus tyrannus, cum Xenophanes Colophonius poeta Homerum vituperaret, quot famulos haberet, interrogavit: cumque is se duos habere respondisset, eosque vix alere posse: tum tyrannus, Non te pudet, inquit, Homerum vituperare, qui defunctus etiam amplius quam decem millia nutrit*，參看 S. Maximus, *S. Maximi philosophi confessoris, & Martyris Loci Communes, ex sacris & profanis libris Grecis congesti, Ioanne Ribitto interprete* (Antwerp: Ioan Bellerum 1555), p. 110. 斜體字係這裏所加，第一處斜體字 Hieron Siculus tyrannus（西西里的僭主希耶羅）被呂科斯特涅刪去，第二處斜體字 tyrannus（僭主）被呂科斯特涅改成 Hieron（希耶羅），其餘均相同。懺悔者馬克西姆斯生活在東羅馬帝國，用希臘語進行寫作。他用希臘語改寫了普魯塔克的希臘文，然後他的希臘語被翻譯成拉丁語。關於懺悔者馬克西姆斯的希臘原文（及拉丁語對照），可參看 S. Maximus, *S. Maximi confessoris, Graecorum theologi eximique philosophi operum II* (Paris: Andrea Cramoisy, 1675), p. 585。

有了兩點收穫。其一，在對《達道紀言》底本進行探索時，基本可將普魯塔克或者埃利安等較為古老的經典著作，以及最著名的伊拉斯謨掌故彙編類作品排除。其二，在對《達道紀言》底本進行探索時，宜嘗試着以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與高一志《達道紀言》之間的淵源為前提假設。誠然，實際問題總是複雜的。高一志《達道紀言》的底本籠統說來，究竟就是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這一種），抑或是同樣包含着呂科斯特涅掌故彙編裏面這兩則世說內容的另外某一種掌故彙編，又或者存在着多種底本，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不過是其中之一，還有待更進一步調查與研究。然而，研討的方向大抵應如是，宜自呂科斯特涅編寫的掌故彙編着手進行探索。

關鍵詞：高一志 呂科斯特涅 普魯塔克 埃利安
掌故彙編

作者電郵地址：yangjunjie@bnu.edu.cn

中文書目

- 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之宮：當西方遇到東方》。陳恒、梅義征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Spencer, Jonathan.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Translated by CHEN Heng & MEI Yizheng.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2005.]
- 吳相緬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台北：學生書局，1972。[WU Zuxiang. *Tian zhu jiao dong chuan wen xian san bian*. Taiwan: Student Book, 1972.]
- 利瑪竇。《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朱維錚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Ricci, Matteo. *Li ma dou zhong wen zhu yi ji*. Edited by ZHU Weizheng.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北京：三聯書店，2010。[LI Sher-shiueh. *European Literature in Late-Ming China: Jesuit Exemplum, its sourc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LI Sher-shiueh. *Transwriting: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Late-Ming Jesuit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阿哩原來是荷馬！——明清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37（2012）。頁241-276。[LI Sher-shiueh. “Homer and His Ep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37 (2012). pp. 241-276.]
- 金文兵。《高一志與明末西學東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JIN Wenbing. *A Study on Alfonso Vagnoni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Far East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張治。〈《達道紀言》與歐里庇得斯〉。載《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3年4月21日。第5版。[ZHANG Zhi. “Da dao ji yan

yu ou li pi de si”. *Reading Weekly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1 April 2013. p. 5.]

梅謙立。〈晚明的西方修辭學和話語團體的形成：以《達道紀言》為個案〉。載劉小楓、陳明編。《柏拉圖的真偽》。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 222-237。[Meynard, Thierry. “Wan ming de xi fang xiu ci xue he hua yu tuan ti de xing cheng: yi Da dao ji yan wei ge an”. In *Bo la tu de zheng wei*. Edited by LIU Xiaofeng & CHEN Ming. Beijing: Hua Xia Press, 2007. pp. 222-237.]

外文書目

- Aelian. *Historical Miscellany*. Translated by N. G. WILS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loom, Alan.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Ion”.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 (1970). pp. 43-62.
- Erasmus. *Apophthegmatum, sive scite dictorum Libri Sex*. Lyon: Gryphius, 1531.
- Erasmus.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37-38 Apophthegmata*. Translated by Betty I. KNOTT & Elaine FANT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4.
- Graziosi, Barbara. *Inventing Homer: The Early Reception of Ep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ycosthenes, Conrad. *Apophthegmatum ex optimis utriusque linguae scriptoribus*. Lyon: Ioannem Frelionium, 1556.
- Maximus. S. *Maximi philosophi confessoris, & Martyris Loci Communes, ex sacris & prophanis libris Grecis congesti, Ioanne Ribitto interprete*. Antwerp: Ioan Bellerum, 1555.
- _____. S. *Maximi confessoris, Graecorum theologi eximique philosophi operum II*. Paris: Andrea Cramoisy, 1675.
- Nitzsch, G. 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pischen Poesie der Griechen*. Leipzig: B.G. Teubner, 1862.

楊俊杰

O'Reilly, Terence. "Erasmus, Ignatius Loyola, and Orthodoxy".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30 (1979). pp. 115-127.

Plutarch. *Lives IV*. 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lutarch. *Moralia III*. Translated by Frank Cole BABBIT.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lutarch. *Moralia IX*. Translated by E. L. MINAR et al.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Conrad Lycosthenes and Alfonso Vagnone: An Interpretation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

YANG Junji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well argued that Alfonso Vagnoni produced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 mainly based on the works of Plutarch and Aelian. For much of what i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come nearly out of them. However, it is also obviously noticeable that Alfonso Vagnoni makes alterations or additions against Plutarch and Aelian at times. Starting from two examples, given in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 the author shows that his alterations and addi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originate from those apophthegmata edited and written by Conrad Lycosthenes.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take Lycosthenes' apophthegmata or something similar, rather than the works of Plutarch and Aelian, as the reference books which Alfonso Vagnoni uses.

Keywords: Alphonso Vagnoni; Conrad Lycosthenes; Plutarch;
Aelian; Apophthegmata